



我与矿工报

摇篮 阶梯 圣殿

刘玉龙

回望自己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走过的路,同徐州矿工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打开多年《徐州矿工报》刊登自己文学作品的剪贴本,仔细翻看那一首首诗,一篇篇散文、小说、杂文和评论,理藏心底多年的情愫在短促的时间发酵,如同打开窖藏多年的陈酒散发出甘醇迷人的馨香。

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,《徐州矿工报》是摇篮。1969年,我作为知青从徐州下放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南通23团,4年以后又来到新河矿工作。记得在《徐州矿工报》发表文学作品,都会得到编辑老师的指导,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处于摇篮阶段的作品,得到矿工报的精心呵护和扶植,我们这些当年做着文学梦、作家梦的文学青年得以崭露头角,学步走路,破茧成蝶。前些日子,同曾为徐州矿工报的业余作者、现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、著名微小说作家凌鼎年交谈中,提及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在徐州矿工报刊登文学作品的起步经历,都有相同的感受和共识。

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,《徐州矿工报》是阶梯。由于有着矿工报的平台,这为我们徐矿文学创作者创作数量的递增和创作质量的提升,有形无形搭建了攀高的阶梯,让煤矿文学走向更高的平台,攀登更高的艺术山峰。几十年来,我在矿工报上刊登的诗歌、散文和小说等,获得2015年中国报刊副刊一等奖、扬子江诗刊优秀作品奖、江苏省政府优秀作品奖、徐州市优秀图书等众多奖项。先后出版《一方热土》《燃烧的心》《旅途的箫声》《悄悄走来的秋天》等诗集,分获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煤矿文联主办的第三、四、五、六届全国煤矿文学“乌金奖”,被现代文学馆、重庆图书馆、马鞍山诗歌节,江苏师范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、徐州档案馆等收藏。

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,《徐州矿工报》是殿堂。70年来,《徐州矿工报》正是靠着自己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实力,在全国煤炭系统甚至全国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,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、作家的追求目标和向往的殿堂。在一本名为《放飞的火鸟》徐州矿工报1987年度第6届煤海诗歌征文获奖作品集上,赫然有着王恩宇、王辽生、孙友田、吴奔星、张枚同、苗得雨、宫室、萧军等重量级诗人的大名,这是国内其他行业报无可比拟的。记得在《徐州矿工报》庆祝创刊60周年之际,从韩桥煤矿走出的当代著名作家周梅森发来了贺词:祝徐州矿工报副刊根深叶茂,硕果累累。著名诗人孙友田赋诗一首,诗中写到:我曾在你咏梅的歌声里/扬起自豪的浓眉/我曾在你见煤的欢呼里/高举矿灯的清辉/你发表矿工的宣言/把光和热献给人类。字里行间是对徐州矿工报的热情赞美,殿堂正是如此,殿堂“礼”当如此。

祝徐州矿工报这棵大树根深叶茂,郁郁葱葱!
(作者系原徐矿集团新闻中心党总支书记)

回忆《徐州矿工报》二三事

张波

《徐州矿工报》创刊70周年了。曾经在企业媒体工作近30年的我,想起了跟徐矿新闻人交往的旧事,几多温馨,几多感慨。

初次走进徐州矿工报社,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。那年中国煤炭记协在成都举办业务活动,我所在报社的领导让我参加活动。那天我赶到徐州矿工报社时,已是中午。我在报社附近的小饭馆简单吃了点饭,然后走进报社的小楼。进楼碰见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士,当他得知我是徐矿报社的,马上问我:“还没吃饭吧?”当得知我在附近用了餐,他哎呀一声,踩着脚说:“你怎么不打个电话!中午一块吃!”遗憾惋惜之情,溢于言表。他马上引我去见当时的总编姜启华。姜总编得知我自己在外边吃了饭,又是叹惜和嗔怪,嫌我不早打个电话。煤矿工人是一家,煤矿媒体人见面格外亲,我从这件小事中有了亲身体会。

机票已由徐矿的同志们给买好,接下来我们去乘飞机。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。我们三人一排队。登机后,姜总让我这个小字辈往里坐,靠舷窗。我不明就里,以为他喜欢靠过道坐,懵里懵懂就坐了靠窗的座位。后来才知道,姜总编这是看我第一次坐飞机,让我靠窗户好看风景。之后的行程中,姜总编总是谦逊低调,利益他人。从这些小事中,我看到了长者风范、大家气度。我想,一个单位,有了这样的带头人,风气肯定和谐融洽,充满正能量。作为新闻科班出身的专业带头人,姜总编也确实把报纸办得风生水起,得到煤炭系统同仁的称赞,也为报纸后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再次走进徐州矿工报社,是数年后,徐矿新闻中心邀请徐矿新闻中心,共同庆祝记者节。那次活动,徐矿的同仁们精心设计日程,热情搞好接待。两家媒体人欢聚一起,交流业务,共叙友情,场景历历在目。

徐州矿工报的办报规模和质量,在煤炭系统和全国企业报界,皆是翘楚,有目共睹。我们报纸一位老总感叹:人家的部主任,来我们这里干副总编呱呱的。前些年我做报纸负责人的时候,媒体搞市场化考核。徐州矿工报社的管理考核制度,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和参考。我想,这是徐矿媒体人创造的行业智慧财富。
(作者系徐矿报社原社长、总编)

她滋养了我的学术生涯

陈立生

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,到《徐州矿工报》社工作的,直到1998年调离。这段时间令人难忘的。首先,矿工报的生产技术变革,在潜移默化中将我引导到“媒介技术变革”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中。我刚进报社时,编辑部环节,都是“手工作业”;从采访到写作,全靠手写;印刷环节,全是人工捡、排铅字,印出来的报纸不清晰。后来,报社领导与时俱进,在局里支持下引进了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,编辑部也开始用上了“286”电脑。在全国同类媒体中率先“告别了铅与火,走进了光与电”。这种生产工艺的变化,为我后来研究媒体融合、全媒体等打下了基础。可以说,在矿工报亲身经历的这段媒介技术的变迁,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媒介技术变革对社会变化的巨大影响力。

其次,矿工报的采编实践和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,是我后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原初动力。“如何办好企业报”是全体人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议题。时任徐州矿工报总编辑的姜启华同志总结提炼出的“新、短、活、杂、独”5字办报方针,即使在融媒体、全媒体、自媒体风行的今天看来,也充满思辨的哲理。还有袁庆南、杨江云、刘效玲、耿家强、赵玉银等同志撰写的大量论文,都深深地启发了我,推动我对办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、发现的问题多思考、寻钥匙。为我后来评上“主任记者”职称、进入高校以致考上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,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再次,矿工报扎根基层接地气的特质至今滋养着我。在企业报工作,最大的优势就是始终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一线,始终围绕最底层的民众民生。在这种工作环境中,耳濡目染,我逐渐形成“关心底层,关注民生”的情怀。我不仅将“民生新闻”确定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,而且在2008年过关斩将成功申报了相同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如何使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解“以人民为中心”“人民至上”的具体含义?这就需要教育者自己首先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。我因为曾经有十多年沉浸底层的从业体验,向师生讲解起来自然更加情真意切,学生也更易入耳、入脑、入心。

(作者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,曾供职于徐州矿工报社)

我的文学引路人

刘欣

1975年,我在夹河矿行政科干电工维护工作。因我是矿宣传队和篮球队队员,常年脱产在矿工会参加演出和篮球比赛,比较活跃,矿武装部推选我参加局武装部组织的基干民兵游泳训练。

训练期间,我感慨万千,写了一首题为《武装泅渡》的抒情诗,送到刚复刊不久的《矿工简讯》编辑部。接待我的编辑是袁庆南老师,他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,热情地招呼我坐,并倒了一杯热茶端到我面前。看着我晒得黑黝黝的脸庞,说我真像个体格健壮,充满阳光的民兵了。老师脸上始终洋溢着亲切的微笑,这种亲和力,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大约一星期后,我在矿上的报栏橱窗里看到了发表在《矿工简讯》“煤海”副刊上我的诗,心里乐开了花。高兴之余我给本矿的王友才、张小楼矿的石崇庆、矿务局医院的李刚、乐平、时丽苗、莫恩琴等泳友打电话,让他们找这张报纸看,以分享我的快乐。

1979年4月27日,《矿工简讯》恢复原名《徐州矿工报》,篇幅也增加到四开四版,信息量和发行量倍增。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界晴空万里,激起了我更强烈的创作热情,使我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,均在《徐州矿工报》上发表。1984年,我发表在《徐州矿工报》上的长诗《奔流之歌》,荣获由中国作家协会等主办的首届全国乌金奖。

1993年,我把发表在“煤海”副刊上的120多首诗歌作品收集起来,出版了第一部诗集《深情》,于1996年荣获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乌金奖一等奖,并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。

2002年1月,我调至徐州矿工报社先后任文体版和政文版的记者和编辑,与袁庆南、耿家强老师一个单位,共享了两年报社同仁的珍贵时光。2009年,我从报社提前退休,在报社工作7年的时间里,我有二十余篇人物通讯荣获全国和省市级企业报一、二、三等奖,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光明的使者》,同时,我把发表在“煤海”副刊上的诗歌作品又收集起来,又出版了我的第三部著作——诗集《冰封的烈焰》,不料,这部书竟然荣获了第六届全国乌金奖诗类第一名。

(诗人,徐州矿工报社记者、编辑)

我的办报情缘

刘效玲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动荡年代刚刚过去不久,全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期,徐州矿务局进入快速发展期。为宣传局党委的中心工作和煤矿职工的精神风貌,徐州矿务局党委在江苏省委的关怀下,重新恢复《徐州矿工报》编辑出版。那时我从局广播站调入报社,成为报社的记者,直到退休。

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,在《徐州矿工报》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,这其间有辛苦,也有甘甜;有艰难,也有平坦。《徐州矿工报》刚复刊时,人手少、办报条件艰苦,记者采写稿件、编辑修改稿件全部手写,报纸开印之前的所有排印工序全是手工操作,但大家办报的积极性很高,从总编到编采人员、印刷厂职工,人人都全力以赴办好报纸,矿工报的声誉不断提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煤炭紧张,煤炭部长每次来徐州矿务局,矿工报都要安排记者采访,我曾多次跟随现场采访。时任省长顾秀莲还在省政府接受高忠民、谢惠施和我三人的采访,对全省煤炭生产提出要求。我们写好稿件送审,省长亲自审阅后发给我们。省长答记者问的稿件在一版头条刊登后,当时的徐州矿务局领导看到高兴地说:“你们矿工报不简单,能采访到省长那里,好!”

为了扩大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,报社领导就安排人员在市区人员密集的场所公开销售《徐州矿工报》,还组织专门卖报的人员,报纸的声誉在社会上大大提高,在各地都有一定影响。《徐州矿工报》复刊后,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办报质量上,采编重点在“新、短、活、杂、独”上下功夫。新,就是在办报理念新,要求采编人员运用新视角新方法,报道新经验新做法新成就,让读者耳目一新。短,针对煤矿读者群的实际,新闻报道少出长稿件,提倡短小精干,还定期组织煤城快讯竞赛。活,就是力求新闻报道生动活泼,内容丰富,写作手法和表达形式多样。杂,就是新闻报道有特色,既体现矿工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,也体现风土人情。独,就是不论是新闻报道,还是副刊稿件力求多发独家稿件,真正体现矿工报的特色。

如今我虽然退休了,但对矿工报的情感一如既往,还经常阅读《徐州矿工报》电子版,也在徐州老记者刊物上发表一些对《徐州矿工报》的点评文章,这也是晚年对徐矿新闻工作出一丁点微薄之力吧。

(老报人,《徐州矿工报》编辑)

矿工报,我的良师益友

刘利顺

多年来,我在工作中有一个习惯,早晨收拾好办公室的卫生,坐下来要读一读的《徐州矿工报》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版面间搜寻,寻找那一小块铅印的文字,对照自己写的稿件,再品读过编辑老师精心修改的文字,总会豁然开朗,崇敬之情溢满心窝。

说起和《徐州矿工报》的缘分,还要从10年前我初到煤矿宣传科学习说起。2009年的夏天,《徐州矿工报》的编辑老师来煤矿采访,我才有机会认识编辑老师。在陪同编辑老师到区队采访时,看到老师认真、敬业的精神,打我心里佩服。编辑老师也多次鼓励我多写稿、多投稿。从那以后,心里有了一个梦想:何时能在《徐州矿工报》上读到自己的文章?为了心中的这个梦想,我一直在努力。

在一年后,我被借调到矿宣传科工作,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还记得第一次在《徐州矿工报》看到自己的通讯稿变成了铅字,手捧报纸,难掩喜悦之情。同事看到我的高兴劲,还为我鼓励加油,让我趁热打铁多给报社投稿。我还把这张报纸带回家中,爱不释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从心底涌出浓浓的甜意。妻子笑我像个孩子似的,说上个小豆腐块看你美得那样。“我骄傲,我的文章上报纸了,我当然高兴了。”我举着报纸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。晚上,我把这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放入收藏夹里,我不仅收藏了一份欣喜,还收藏了一份收获。我的女儿经常看到我读报、写作和收藏报纸,耳濡目染之下,她也养成了爱好写作的好习惯,这也归功于《徐州矿工报》这位良师。

每一位通讯员在写作上一点一滴的进步,都离不开编辑老师辛苦劳作。我写作能力的提升也是编辑老师的功劳。2015年,我获得了《徐州矿工报》优秀通讯员的荣誉,后来还加入了煤矿作协,到鲁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习。这些成绩和荣誉都离不开矿工报和编辑老师的陪伴和精心呵护。
(煤矿作家,大屯煤电公司宣传干事)